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 第一七七回 小火祖談古激嬌母 賽專諸攜友投軍營

話說小火祖趙友義，在中軍帳與徐勝提起此地有兩位英雄，水旱兩路精通，有二十隻飛虎舟戰船。徐勝說：「這二位英雄，姓什麼？叫什麼？家在哪處？既跟你有來往，何不請來同破清水灘。」趙友義說：「這二位就在清水灘。這河道西邊有座小孤山，山上有個義俠莊，莊上有一位英雄，姓趙名叫文升，人稱飛叉太保賽專諸，乃是我的族兄。此人最是孝母，手使一桿三股烈燄托天叉，能打十二枝飛叉，以打獵為生。他還有一個拜弟，住家離義俠莊有一里之遙，地名叫段家嶺，這人姓段名文龍，綽號人稱小孟嘗飛刀太保。他為人最好交友，娶妻於氏，乃是清水灘三眼鰲於通之妹，也是水龍神馬玉山的乾女兒。馬玉山要請他二人入伙，他二人不肯，娶於氏的時候，陪送了二十隻飛舟。大人拿出名片來，我同幾位差官去請他二人棄暗投明，叫他二人來幫著破這清水灘。」徐勝說：「甚好，你同誰去呢？」勝官保說：「算著我。」武杰、紀逢春、孔壽、趙勇、李環、李佩幾個人商議好了，說：「事不宜遲，明天早飯時候咱們就去。」趙友義說：「就是了。」擺上酒筵，大家喝酒吃飯。天色已晚，各歸營房。徐勝派官兵巡查營門，嚴加防範，怕有賊人前來行刺。

次日早飯已畢，趙友義叫毛如虎擺過漁船來，把他們渡過清水灘，那漁船就在小孤山等著。眾人離了大營，一直來到小孤山，大家下得船來，只見山連山，山套山，高低不等。趙友義說：「毛二哥！你這船別動，我們都不會水。」毛如虎問：「你們今天回來不回來？」趙友義說：「我們今天不回來，明日正午准到。」毛如虎說：「你們眾位請吧！」趙友義帶著眾人步山梁，蹈山頂，說：「眾位看這一片景致，真是山青水秀，地僻林豐。想當年我同幾個朋友在此閒遊玩景，到如今卻一個也不見了。」武杰說：「這個地方甚好，在那邊樹林下擺上一桌酒菜，可以吟詩作賦。」紀逢春說：「你別瞎說了，在這裡吟詩作賦，來個狼把你吃了。」

大家說著，順山坡往西北走去，突然對面起了一陣腥風。

大家抬頭一看，並沒有什麼雲彩，正在納悶，卻見前面來了一隻猛虎，黑紋黃毛皮，頭大項短，兩個大耳猶如蒲扇一般，後頭尾巴一掃，風就隨著起來，真是雲從龍，風從虎。眾英雄說：「不得了，虎來了！快上樹躲避。」紀逢春說：「小蠟子，你看大貓來了！我去拿住它，抱過來大家瞧瞧。」武杰說：「混帳東西，你不要找死，這是老虎。」武杰上了樹，勝官保也上了一棵柏樹。其餘這些人，也有藏在石後的，也有躲在潤邊的，就只有紀逢春掏出錘來，在當路站著。這虎見前頭有人擋住，它本來不餓不出來，出來就要找食吃，瞧見紀逢春，便把尾巴一絞，前爪一按，撲的一聲，就躡了過來。傻小子說：「捅嘴。」

這一錘就把虎牙打得活動起來了。勝官保掏出鏢來，一鏢又把虎眼打得鮮血直流。紀逢春一嚷，說：「拿活的，我還要養活的呢！別打它的眼睛。」這虎眼睛受傷，躡起來有一丈多高，向紀逢春撲來。傻小子由虎肚子底下躡過去，照虎腿就是兩錘，把虎腿打傷了一隻。勝官保又是一鏢，把虎眼打瞎。紀逢春一

連十幾錘，竟把猛虎打死。

這時，只見由對面來了一人，行走如飛，頭戴黃老虎帽，身穿虎衣虎裙，面皮微紫，粗眉大眼，說話聲音洪亮，說：「誰把我的老虎打死了？」紀逢春說：「爺爺把你的虎打死，你不願意，連你打死。」那獵人一聽，擺手中鋼叉刺來！紀逢春用錘磕開。勝官保由樹上跳下來，拉出龍頭桿棒，要幫助紀逢春動手。趙友義趕緊跑過來說：「別動手。」這二人往旁邊一閃，趙友義說：「兄長，小弟磕頭行禮。」那位打虎的英雄，正是飛叉太保賽專諸趙文升。眾人過來，趙友義都給一一引見，彼此行禮。只見西面又來了一位黑面的英雄，也是這樣的打扮，手拿斬虎刀，正是飛刀太保小孟嘗段文龍，帶著幾個家人，挑著獵獲的野獸。趙文升說：「段賢弟！我給你引見幾位朋友。」

大家彼此見過了禮，段文龍說：「趙二哥由哪裡來？這幾位都是你綠林的朋友麼？」趙文升說：「走吧，有話咱們再說。」

二太保約請了這八位，叫家人抬著死虎，往西走有三里之遙，便來到了義俠莊。進村口過了十字街，往東一拐，到了路北大門，趙文升往裡一讓，眾人進去，來到北上房的客廳，見屋中甚是雅致。眾人落了座，家人獻上茶來。趙文升問道：「兄弟，你這一向可好？同來的這幾位可是綠林朋友，到此做什麼？」小火祖趙友義說：「兄長！這幾位都是欽差彭大人手下的辦差官，小弟本來在馮家莊住著，現在馮元志已棄暗投明，小弟想身為綠林，終久算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故也投在大人營中。」

只因清水灘的水寨厲害，官兵無戰船不能攻打，小弟故在大人台前保舉二位兄長，破了清水灘，見了彭中堂，准得高官，能騎駿馬。」趙文升說：「兄弟此言差矣！為人盡忠不能盡孝，盡孝難以盡忠。家中老母年邁，我上無三兄，下五四弟，雖然以打獵為生，卻可以在家時時定省，盡為子之道。我若依你所說，

出去當差，怎奈是老母在家，無人侍奉照應。」趙友義說：「兄弟此言差矣！豈不知一子得志，九祖昇天。你若出去領兵做官，上能光宗耀祖，下能庇蔭兒孫，給老太太請來誥封，豈不是子耀孫榮？」趙文升說：「兄弟你說得甚好，不過此時無論什麼功名富貴，都難動我鐵石之心，非得在老太太百年之後，我才能出世求名。」趙友義苦苦相勸，趙文升只是執意不從。大家知道他是個孝子，趙友義也就不往下再勸了。趙文升吩咐擺酒，大家喝著酒時，趙友義忽然計上心頭。不知他用何等妙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